

登

山

DENG

SHAN

汪 骏 著



· 八桂作家丛书 ·

登山

汪 骏 著

漓江出版社

登 山

汪 骏 著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875 插页2 字数189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,100册

ISBN 7—5407—0092—0/I·70

书号: 10256·267 定价: 1.45元

自序

苦辣酸甜，是人生不可缺少之饮食（另一味叫咸，浓了类于苦，淡了近似甜，故不单列之）物质方面如此，精神方面亦然。

苦辣酸甜，各人嗜好不同，口腹之欲如此，视听之需亦然，故厨师与作家皆有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。

苦辣酸甜，本书兼备，以饕各方读者，希望诸君都能从中得到自己所爱。

文学是什么？人学乎，美学乎，野史乎……近年诸说蜂起，极尽百家之盛。本人主张：文学离不开写人也离不开美，更要做到让后人了解当今，让外国理解中国。那么，我们的主体读者呢？可以从中知道不曾涉足的领域和注意不曾深思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也仅仅是一管之见而已。

内有所思，外有所形，是以本书文章，写了上至部省级高干、下至山乡农民诸种人物，其中有厅长、县长、局长、大队支书，有矿长、工程师，有人大代表、荣誉军人、万元户、懒汉，有侨眷、华侨、外逃分子……虽不能说全面反映了我们的社会；也算是触及了比较宽的生活面。这些人物，基本上都是以本人亲见亲闻的模特儿为原型塑造的，并且力求朴

实、自然、真切。因为，坦率地说，本人除了照相机式地记录时代风貌之外，就谈不上有什么写作技巧了。

文学一向被当作百花看待，那么就把这个集子当作一束野生的杂花吧。花的芬芳众所周知，花的味道恐怕许多人就不曾体验过了。路边菊是苦的，美人蕉是甜的，胡椒花是辣的，杨梅花是酸的。若谓不信，尽管一试。

汪 骏

1987年1月于南宇

(312)		答 顾 伯 孟 主
(183)		春 青
(347)		菲 琳 金
(303)		答 琳
(385)		夏 彭
(389)		果 菲 天
(373)		邱 思
(372)		古 开 二 主

目 录

自序

登 山.....	(1)
新县长和他的三亲六戚.....	(20)
一个组织部长的日记.....	(41)
新 作.....	(57)
奖品旅行记.....	(74)
绒 鸟.....	(77)
老F家传.....	(92)
鞭 炮.....	(106)
搬 家.....	(121)
换鼻子.....	(134)
病假单的牢骚.....	(142)
冬眠醒.....	(145)
难.....	(169)
逃 犯.....	(185)
闪光的心灵.....	(201)

生活的强者.....	(216)
青 春.....	(231)
金银花.....	(247)
报 答.....	(262)
碰 蛋.....	(265)
无花果.....	(269)
思 归.....	(272)
王二开店.....	(275)

自序

(1)	山 登
(20)	魏六系三怕游斗县藩
(11)	斗日怕斗暗黑是个一
(27)	斗 商
(71)	斗斗游品类
(77)	斗 登
(93)	斗系斗手
(108)	敢 購
(131)	寒 購
(134)	千島寒
(173)	魏宰怕单則南
(175)	魏知冬
(183)	敢 購
(185)	魏 購
(201)	魏心怕光因

登山

翠山县第一招待所的小黑板上，出现了一则引人注目和深思的通知，全文如下：

赴雅峒参观的代表，每人自带五斤水一斤米，请作好准备。

县林业局1982.4.30

几分钟之内，消息传遍了专程前来取经的兄弟县各公社负责人。大家聚集在小黑板旁边，一片夹杂着讥消、挖苦、不满和善意的劝解声，辩论声，由营营嗡嗡发展为激烈的喧哗、吵闹，把住在二楼高级套间的客人惊动了。

客人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。男的叫龚德民，六十七岁；女的叫赖芝贤，五十六岁。用不着对他们的外貌进行任何描写，人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两位资深职高的干部。怪不得

当两位贵宾闻声而出，倚着走廊的栏杆才站了一会儿，小黑板跟前的浪涛很快就自动消匿了。

小黑板跟前的人群被这一对老夫妻取代了。

“我在这个县工作过九年，好象没听说有雅峒这个地名……”老头子自语道，一面极力调动大脑皮质的记忆细胞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老婆子接茬说，“一则你不可能走遍每个乡、每个峒，二则‘文化大革命’改名成风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老伴的分析消除了龚德民为自己工作不深入而引起的小小不安，“那么，这次参观是什么内容呢，还要自带五斤水一斤米？”

这时，一个中年男子骑自行车驰入招待所院子。凭着三十余年的人事工作经验，赖芝贤猜想他可能是县里的干部，就迎上去问：

“同志！你在这里县府工作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中年人有礼貌地回答，并且耸起眉头，等待着进一步的询问。

“关于去雅峒参观，你能介绍点情况吗？”赖芝贤继续提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这件事是我们林业局负责的呢。”中年人脸上的线条活动起来，流露出尚未逝尽的青春气息，“简要说，雅峒有一个社员，从1979年开始，带领全家绿化了九个山头……”

“喔？！”龚德民有些意外和激动，并且不由地自责起来，“这样好的事，我竟然不知道……官僚主义……”

中年人吃了一惊。一位首长当着下级的面作自我批评，在他的经历中这还是头一遭。他不无尊敬地仰面说：“首长！

您是……”

赖芝贤代为回答：“我们不是首长。这位是离休干部龚德民同志，我叫赖芝贤，也已经退休。我们俩从前在这个县工作过，现在抽时间回来看看。”

“欢迎欢迎！我叫聂汉丰，在县林业局负点小小的责任。欢迎老首长回来检查工作，批评指导。”他热烈地握着龚德民又大又厚的手。

“谈不上检查指导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倒是乐意跟你们去雅峒看看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，我们没掌握小车，县里的小车又不在家，恐怕委屈了两位首长……”

“大车也行啊。想当年我们在这里，许多地方都不通公路，下乡主要靠11号车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定了。”聂汉丰走了。

2、清闲并不是享受

老两口回到二楼的高级套间，兴奋不已。

自从国务院各部带头精简机构以后，作为省林业厅第九副厅长的龚德民，一则年迈体衰，二则无儿无女，就带头响应了中央的号召，交了一张满分的答卷，成为省里第一批离休退休的老干部之一。

然而，人是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统一体。思想认识是一回事，感情感觉又是另一回事。当头一轮欢送、安置、探望的热闹场面过完了，接踵而来的就是清闲安逸得近乎寂寞的日子。

对于一个惯于身负要职、日理万机的人来说，清闲并不是舒适和享受。尽管在大忙当中偶尔也希望过有个机会松一口气，但真正松下来了却又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。为此，老两口曾经多次讨论：缺少尊重吗？不是。林业厅新的领导班子经常登门拜访，大一点的事情都要征询意见，以至龚德民反过来劝慰他们，不必为了怕冷落自己而不安，还是将宝贵的时光更多地用在工作上好。那么，是缺少温暖吗？也不对。省委主要领导同志，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慰问过了；机关的行政干部，照旧按时送米送煤、分配各种副食品，生活上的一切都无须操心；参加会议、阅读文件、观看电影，一切待遇跟从前一样……

啊！找到了：缺少的是精神寄托。一天24小时，除了吃喝拉撒睡，剩下那16个小时总得干点什么呀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那阵，也曾丢官罢职，可都有事儿干——停职反省，写不完的检查；住进牛棚，搞不完的劳动。苦是够苦的，时光倒过得快，不象现在这样感到日子特别长，左等右等也不见天黑下来。也许，这就是老祖宗马克思所说的，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？是的，应该找点事情干干，随便什么事，只要是有益的。

于是，老两口动手种花，美化环境，庭院里围起了花圃，阳台上摆满了花盆，连公共场所旁边的空地都洒上他们的汗水。不久，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，大院里的孩子们，热热闹闹地干起来，这一切好事却给孩子们抢了去。

赖芝贤看着老头子无所事事的难受劲儿，自己比他更难受，便到新华书店选购了一批读物，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到《保卫延安》、《魔鬼三角》，整整一大包，重得

扛不动，叫了辆车子才运回家。

龚德民没有辜负老伴的一番好心，戴起四百度的老花眼镜，一头扎到书堆里去。看得他吃饭也要请，睡觉也要催，跟他说三句话至少有两句没有反应，整天象掉了魂似的迷迷糊糊。

老婆子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一件蠢事：老伴找到了精神寄托，却又把自己撂在一旁。但是，真正教她后悔不已的是老头子的病——由于文艺作品的吸引力使他手不释卷，每天付出的脑力劳动比在职时的工作更重，他终于因头昏眼胀而躺倒了。

幸好，家里常备着高血压、冠心病的药，加上定期巡诊的医师上门处理，没惊动大家，静卧了半个月就恢复了原来的健康水平。只是经过这一场虚惊之后，第二种门路又被证明是行不通的，老两口重又回到清闲得近似寂寞的境地之中。

一天，老头子无聊地感叹起来：“我真不明白，那些不劳动光享受的剥削者是怎样打发日子的？”

老婆子忽然想起：“哎！咱们何不出去走一走？散散心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”

老头子心里一动，但很快就摇摇头：“你想找个借口旅游一番？算了吧，咱们一动就得派车，现在汽油紧张，……”

“咱们自己掏钱买票，坐长途汽车嘛。再说，也不上风景名胜凑热闹，只到我们工作过的地方看看，不好吗？”

3、拨响积尘的琴弦

大型客车在通往山区的公路上奔驰，车上满载着前往雅峒参观的代表。

龚德民夫妇受到应有的礼遇，被安排在最靠前的位置上，以减少摇摆和颠簸之苦。代表们只知道来了一位公佬和一位赖大姐，是聂局长安排的搭顺路车的。

汽车穿过富庶的平畴，路两旁的稻田变换着形状，迅速地掠过车窗，向后面退去。一阵阵潮湿温暖的空气，掺着禾苗清新的气息，扑进车窗，拂着人们的脸颊，有说不出的惬意。而这种惬意，坐在小轿车里是享受不到的。

龚德民心旷神怡地凭窗远眺，贪婪地深吸甜润的空气，尽情地欣赏眼前如画的景色。责任制刚刚搞了三年，农村便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那一块块大小、形状不一的稻田，鲜嫩水灵，蓬勃茁壮，一块比一块长势旺盛，正在进行一场比绿赛翠的竞争；而它们的主人，那些追肥、施药的社员们，一个比一个穿得漂亮，七彩纷呈，艳丽夺目，似乎在进行另一场争美竞富的比赛。

车厢里静悄悄，人们都沉浸在喝了醇酒的陶醉之中。轻柔的机器声和沙沙的车轮声更增强了这种快感。然而，当汽车拐上一条岔道，迎着一排排山峰驶去时，随着路面的崎岖，天空渐渐变窄，早先的轻松气氛也为压抑和沉重替代了。

“这些山，不是秃脑袋就是癞子头，跟翠山县的名字很不相称啊！解放都三十二年了，仍是山河依旧！”

是谁放了第一炮，打破这凝重的沉默？

龚德民受到某种震动，从惬意中回过神来，心头泛起一阵莫名的不快。

他坐不住了，似乎用人造革包着塑料泡沫的坐垫长出芒刺来。是的，三十二年前，是他率领的钢铁营，解放了这块土地，随后，从土改工作队长到县长，他领导这个县九年之久。刚才听到的这些话，不正是对自己的批评和指责么？

赖芝贤捏了老伴的胳膊，叫老头子沉住气。现在是发扬民主的时代，谁也无权封住群众的嘴巴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人家畅所欲言，说完了就过去了，否则只能引起连锁反应，愈演愈烈。

果然，有人出来劝阻了“我说呀，咱们是来取经的，应该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。少抠人家的缺点，这也是一种作客的礼貌吧。”

“我不同意。”又一个声音激烈地反驳，“现在不兴大寨那一套了，一好就什么都好？一分为二嘛。外国人来参观，都还请人家谈缺点。本国的同志，就不许抠点漏洞？”

“我们县确实有许多工作没做好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”

龚德民听出来，这是昨天下午那个自称在林业局负点小小责任的中年人的声音。相比之下，他不由地佩服人家的修养和稳重了。

车厢里一下子又陷入了沉默。聂汉丰想起作为主人的责任，不应该让客人在沉闷中旅行，于是，他主动地把话题续下去：

“刚才那位同志说，翠山县三十二年来山河依旧，事实恰恰相反……”

“当然，成绩是主要的罗。”打头炮那位赶紧接茬补充修正。是为了主人不至于太难堪，还是为了自己不留下小辫子？总之，把话又说回来了：“看得出，这点癞子头一样的小片树林，全是近几年绿化的新成绩呢。”

“不！你误解我的意思了。”聂汉丰申明自己的观点，“我是说，翠山县原来是名副其实的层峦叠翠，古木参天，鸟语花香的风景区，只是在大办钢铁之后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。”

这位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，一贯跟不会说话的植物打交道，新近才提升为局长，还不熟悉听众的心理和讲话的艺术，结果，从活跃情绪的愿望出发，却得到个鸦雀无声的效果。因为，人们全都愣住了。

其实，“五八”年的事情众所周知，并不是什么秘密，只是今天突然提起，犹如拨响了一架积满厚尘的古琴之弦，发出年代久远的回声，使联系着耳膜的某种神经受到震动罢了。

这里面，受到最大震动的就是龚德民。

4、交响乐与不谐和音符

奇怪！眼前这些秃脑袋和癞子头一般的山峰，突然变得苍翠欲滴、郁郁葱葱了。

奇怪！龚德民屁股下的塑料泡沫坐垫发硬了，变成木制的马鞍，一颠一颠地不停晃动着。

啊！这是什么音乐？叮咚——橐铎——喇哗——轰隆！一阵高似一阵，从密林深处传过来了。啊！那是什么云彩？淡白、清灰、深褐、浓黑——一股粗过一股的烟柱，从山前

山后腾起，汇聚在一块，把阳光折射得光怪陆离……
猛然间，龚德民回到了1958年的峥嵘岁月。是的，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。由于地质尖兵的辛勤劳动，翠山县发现了覆盖浅、品位高的铁矿。这喜讯不但振奋了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龚德民，而且连锁反应式地振奋了他所有的上级。于是，数以万计的钢铁大军开过来了，恬静的峒场沸腾起来了：搭工棚，修公路，竖高炉。锦绣的翠山换新装。淳朴的百姓额手称庆，奔走相告，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开始了！

可惜，造化不作美，在这块土地上，有铁无煤，怎么办？下马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擂台打过了，报纸登过了，领导视察过了，誓师大会开过了，挖矿、运矿、碎矿、筛矿的队伍漫山遍野，川流不息，现在不是等米下锅，而是有米无柴。难道，这点困难就克服不了么？钢铁营长可从来都没有在敌人面前退过一步啊！

正当指挥部还在为煤的问题苦思焦虑的时候，某个“连队”已经敲锣打鼓地抬着用木炭炼出的烧结铁来报喜了。接着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放卫星”热潮，挟着数以万计的斧头、柴刀，暴风雨般扑向郁郁葱葱、鸟语花香的山林。

亲手唤醒沉睡千年的翠山，让她为共产主义发热增光，不正是钢铁营在解放这块土地时的愿望吗？龚德民发扬身先士卒的革命传统，亲自抡起三斤重的开山大斧，就象当年用轻机枪横扫敌群一样，把成排成片的合抱大树砍倒。没想到，在这气吞山河的铁木交响乐里面，突然冒出一串不谐和的音符……

奏反调者是下峒的党支部书记盘守本，一个满脸粉刺的矮壮汉子，他踏着没胫深的枯枝败叶，找到副指挥长龚德

民。

“不能这样干啊，龚县长！翠山的树木关系到儿孙万代的好处，不能象剃头似的一溜光呀！”

“哈哈！”龚德民豪迈的笑声在空秃的山上飘扬，“就算是头发吧，为了打鬼子、打老蒋，我们都剃光过。现在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，为了今年进入共产主义，再把翠山剃个和尚头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”

“十五年赶上英国，头一年就把树砍光，第二年又拿什么烧炭炼铁呢？”

“这点不用我们操心，领导自有安排。兴许到了明年，从我们脚底下挖出了煤，再也不用烧炭炼铁罗。”龚德民说完，往手心吐了口唾液，抡起开山斧又砍向另一棵华盖式的樟树。

盘守本上前紧抓住斧柄，情急词切地哀求道：“龚书记！您行行好，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几片山林吧。要不，我就给您跪下啦！”

这时，在附近伐木的人都停下了干活，围过来观看，等待县长表态。其中有两个人忍不住说了话，声音虽小，却清晰地传入龚德民的耳鼓中：

“靠山吃山，靠的就是林子。都剃了光头，子孙后代会咒骂我们的。”

“嘘！小点声。你就不记得反右派？”一句话提醒了龚德民，这件事情没有妥协的余地，否则，后果……他用又大又厚的手一拨，把盘守本推得倒退几步。矮支书被横七竖八的枝叶一绊，仰面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龚德民一看自己用劲大了，赶紧撂下开山斧，走过去要